

第 15 卷汉语版导言

马丁·路德对《圣经》经文的热爱、熟稔、坚信和驾轻就熟的引用，远非常人所及。他对早期教父、经院哲学以及中世纪前欧洲历史、人文、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博学和思考，对各种学术、典故、传说天马行空般的评论，对敌对阵营的观点嬉笑怒骂中直言不讳的攻击，常常让他的释经过程中，字里行间都充满着各种出人意料的、令人惊喜的视野和结论。一方面，这一定让身处路德时代，尤其是宗教改革期间经历着信仰前所未有之变革的信徒和读者们，对其释经和信仰方面的解读有着感同身受的体验；另一方面，也让翻译马丁·路德的释经著作在今天成了一次堂而皇之的冒险，成了又一次拨开云雾、回归源头的尝试。

正如马丁·路德所引领的宗教改革，毫无疑问曾深远地影响了宗教信仰甚至文明的走向一样，每一次路德的著作被完整地翻译成一种新的语言，以一种崭新的装束出现在一个新世界、一批新读者的面前时，这种潜移默化的、对现代性的影响也必定像五百年前泛起的涟漪一样，激荡起今日的思潮。因此，感谢世界华人路德学会和黄保罗博士，感谢他们的远见、执着和不懈的努力，使得这样的尝试和冒险得以成为汉语学界和信仰领域可见的祝福。

《马丁·路德著作集》汉译本第 15 卷包含有三个部分的内容，它们是：基于路德 1526 年所做的一系列讲座中的速记员笔记，由他人汇总、整理并于 1532 年出版的《传道书注释》；基于路德 1530 至 1531 年间“所罗门之歌”系列讲座的讲义，于 1539 年出版的《雅歌讲义》；以及路德于 1543 年撰写，并于同年出版的题为《基于大卫的遗言论基督的神性》的论文。这三部作品可谓风格迥异，从头到尾地阅读它们，好像穿越了三个不同的季节，好像阅读这三部作品，不仅可以经历宗教改革初期、中期和尘埃几近落定的后期，教会所面对的不同阶段的挑战，也可以一定程度上体会到青年的路德、中年的路德和不久将告别今世、年迈的路德，横跨二十几年间对其信仰不同层面和角度上的思考和积淀。此外，三部作品所涉及到的内容，篇幅、体裁不同，涉及到的领域和主题不同，解读原则和论述方法也完全不同，因此也自然反映出不同角度的事实和真相，吸引不同需求和喜好的读者，带来不同范畴的影响和帮助。《传道书》本身是一场观点明确的演讲或布道，因此，路德更像是传道者或所罗门的学生一样，仅仅用自身的经历、《圣经》其他书卷的经文作为注解，遵循着所罗门自己的思路和行文，将他

在信心中已经理解的真理，教导给眼前的听众。《雅歌》则像一首情歌一样，充满了各种晦涩难懂的隐喻，且好像不需要任何的《圣经》经文支持，因此，路德更像是一位忠实的观众，任由他的思绪和想象跟随着所罗门的华彩天马行空地游荡。《大卫的遗言》涉及到的经文本身看起来简单清晰，但是这种直白的记载恰好与路德极为深刻、枯燥异常的解读形成鲜明的对比，其中的路德更像是一位学者，他引用大量的经文和《圣经》内部的例证表明观点的同时，甚至要训练他的读者们掌握这种信心中的释经原则，并鼓励他们勤加练习。这些差异性也是我们进一步理解路德这三部作品最好的切入点。

显然，《传道书》中从始至终的主要话题是“虚空”，是方方面面的虚空，虚空中的虚空，就是说，那些徒劳无益的事情，无论你怎么摸索、总结、尝试，也找不出规律，无法掌控、没有结果的事情。然而，或许是为了表明《传道书》里谈及的虚空，与宿命论或是不可知论、神秘主义等等是完全不同的观点，路德在整本注释中，从三个层面或者从《传道书》本身所展现出的三个不同的角度讨论了虚空的本质。

第一个层面可以暂且称之为“上帝视角”。《传道书》的经文中二十几次提到了“日光之下”这个概念，比如，1:3 第一次提到时说：“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以及世人所熟知的 1:9 中的经文：“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又有 1:14：“我见日光之下所作的一切，都是虚空，都是烦恼的灵，或都是捕风。” 6:1：“我见日光之下有一件祸患重压在人身上。” 9:9：“上帝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日子，当与你的妻快活度日，” 9:13：“我见日光之下有一样智慧”。因此，在路德的注释中，他 60 多次谈及这个话题，并且几次着重强调说：“总是要记得的是，所罗门是在谈论日光之下的事情。”（参见 7:20 注释），又有：“数不胜数的错谬……因为他们未曾留意……‘日光之下’”。路德表明，这一点至少提醒我们两个重要的事实。第一，所罗门所谈论的虚空，是有一个明确的范畴，即“日光之下”的，在这个范畴内，一切的事物都捉摸不定；而相对于此，“日光之上”毫无虚空，在这个范畴内，只有确凿无疑的事实。第二，“日光之下”并不像很多“厌世者”或“蔑视世界”之人以为的那样，认为世上一切的财物都是虚空，恰恰相反，路德指出，上帝所做的工和祂每一个的命令、祂所创造的一切事物都真实可靠，都严格遵循着它们被造时的功能和用处（3:14），虚空

的是人想要掌控自己命运的贪婪、筹划和妄想。一切事情看起来是宿命的、不可知的或者神秘的，是因为他们不在人的掌控，而唯独在上帝的掌控之中。而上帝也定意让人们认识到这一点，因而“存敬畏的心”（3:14），并投靠在上帝的计划之中。

第二个层面可以称之为所罗门个人的视角。这位“曾经在耶路撒冷作王，用智慧专心探寻，考察日光之下所发生的一切事”（1:12-13）的传道者，从他自己作为君王这独特身份、经验、体会中，细数了各门各类的虚空。对于那些想秉持公义，并使公正和富庶盛行国中的君王，所罗门说：“弯曲的，不能变直；缺乏的，不计其数。”（1:15）那些想要用智慧治理国家的君王，所罗门说：“想要明白智慧，明白狂妄与愚昧，方知这也是烦扰的灵”（1:17）。同样，追求快乐也是虚空，因为痛苦必如期而至；追求刻苦己身的节制也是虚空，因为痛苦也不保证带来成功；大兴土木建造、积蓄金银是虚空，因为建造的不知留给谁，反倒成了祸患；勤勉治国、丰功伟业也是虚空，因为不会长久被人纪念，反而遭遇着一次次的忘恩负义；他所治理的人多到无数，后来的人还是不喜欢他（4:16）。因此路德说：“那些智慧之人和他们的成就一同死去，和愚昧人别无二致。没人留意到他们取得过辉煌的成就。并且，你所得到的奖赏就是，你做成的每件事都变得让人厌烦，而君王则被定罪、流放或处以极刑。”（参见 2:16 注释）有意思的是，在路德眼里，这正是所罗门要表达的强烈的对比。就是说，这位在耶路撒冷作王的人，本身就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榜样，倘若他所经历的、世人心中最成功的事情都是虚空，那其他普通人的虚空将是何等的大呢？因此，路德以所罗门的口吻说：“即使像我这样拥有功绩且富可敌国的人，尚且不能心想事成，如果上帝没有赐福下来，其他人又会何等失意呢？”（参见 2:25 注释）。结论是：“我看这也是出于上帝的手”（2:24）。

第三个层面可以称之为敬虔之人或信徒的视角。路德说，既然每个人都活在巨大的虚空之下，就是说，人心的贪婪和愚蠢，不满足于上帝已经赐予人的、眼前所拥有的一切，又徒劳地去追求未来妄想中的美好，导致眼前拥有的一切和未来将拥有的，都变成了鸡肋，都被人厌弃。那么，那些能够享用眼前所拥有的一切、满足于当下，不因盲目地追求未来而焦躁的人，他们必定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必定是上帝的恩赐，必定是依靠上帝的敬虔之人。同样，既然，世人遭遇的，走

兽也遭遇，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3:19）；既然，义人所遭遇的，照恶人所做的；恶人所遭遇的，反而照义人所遭遇的，这也是虚空（8:14），那么那些仍旧行义的人，而并未因为自己所遭遇的不公就放弃行善的人，他们也一定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必定是上帝的恩赐，是依靠上帝的敬虔之人。同样，既然智慧人并不比愚昧人更有益处（6:8），人用智慧、知识、灵巧劳碌工作，所得来的却要遗留给未曾劳碌的人作产业，这是大大的不幸（2:21），为风劳碌有什么好处呢（5:16），那么那些仍旧寻求智慧的，仍旧愿意劳碌工作，并且将劳碌得来的当作上帝恩赐而享用的人，他们一定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必定是依靠上帝的敬虔之人。路德说，这样的人，他们在拥有的时候快乐，在缺乏的时候忍耐，无论在顺利或者挫败的时候都在赞美那位掌管一切的上帝，这就是他们的敬虔了。他们不会陷于眼前的快乐，也不至于创造苦难以获得更大的成功；他们既不依靠人的智慧，也不仰赖人的愚蠢；他们既不鄙视上帝所造的一切事物，也不因追求未来拥有更多的事物而焦躁不堪，这就是他们的敬虔了。他们是定睛在“日光之上”，却行走在“日光之下”的一群人。这是所罗门在诸多的虚空当中唯一可以看到的为善为美的事情，“就是人在上帝赐给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应得的报偿。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日子，因为上帝使他的心充满喜乐（5:19-20）”。他们相信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人死去的日子强于出生的日子（7:1）；同样，忧愁强于喜笑，智慧强于愚昧，责备强于歌唱，终局强于起头，祝福强于咒诅；既不行义过分，也不行恶过分（7:16-17）；衣服要时时洁白，头上也不缺少膏油；与年轻时所娶的妻子快活度日；在衰老的日子尚未来到之时，就纪念创造万物的主宰（12:1），因为一切都在于祂。因此，所罗门得出结论说：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本分（12:13）。路德说：这是在说，这一点适用于所有人，并对他们大有裨益。在其他的生活方式中，人们寻求的是收获，但是在这种生活方式中，人们寻求的是敬虔（参见 12:13 注释）。如果有什么可以鄙视这个世界因为人的虚妄而充满的虚空，莫过于持守着上帝的信实，那日光之上的信实，守素安常，随事随在都得了秘诀（《腓立比书》4:12），在世上平静度日了。

《雅歌》讲义一开始，路德就提到了关于这卷书现存的诸多注释的问题所在。有人认为这是一首所罗门向他所挚爱的法老女儿所唱的情歌；有人认为《雅歌》中新妇和良人之间美好的关系，暗指的是上帝和犹太会堂之间亲密的联合；除此

之外，还有很多被路德称为“每个人都可以毫无约束地预测占卜，并沉湎于各样推断或个人的冥想之中”的解读，这些都不能让路德满意。虽然在形式上，路德在《雅歌》讲义中所进行的阐释，与被他鄙视的各种释经没有本质的区别——路德一改以往大量引用《圣经》经文支持他的结论的释经方法，反而放开手脚似的使用着类似寓意解经的思路，去阐释他所谓的《雅歌》中晦涩难懂的经文和比喻——然而路德确实在两个方面，开辟出一条崭新的路径，使他自己可以确信，他的阐释没有偏离应有的方向，带来了正确的解读。首先，从所罗门个人的角度，他像他所处的时期和所有时代的君王一样，藉着充满寓意的诗歌，以隐晦的方式，谈论他个人所关心的、与君王的身份相关的、政治和国家领域的事情；反过来也是一样，这些卿卿我我的诗句，并不像我们普通人想的那样，只是君王所说的不务正业的情话。其次，根据《圣经》的上下文，完全有理由认为，《传道书》和《雅歌》是同一作者写下的、主题彼此相关但体裁完全不同的作品。因此路德说，“我认为这首歌，是所罗门在他的赞美中尊崇上帝的歌；因为祂对王国和政权神圣的建立和坚固，祂向祂献上感谢；祂为了祂的王国得以持续并继续扩张而祈祷，与此同时，祂鼓励祂国土内的居住者和公民们，在他们所经受的试炼和逆境中保持乐观，并信靠那位时刻准备好要保护、拯救凡向祂呼求之人的上帝。”此外，《雅歌》本身的经文虽然没有直接解释其中的寓言，但是有两处经文却相对清晰地让我们看到，《雅歌》本身的寓意属性。一处是 1:6：“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我却没有看守”；另一处是第八章中的诸多经文，如（8:11-12）：“所罗门在巴力哈们有一座葡萄园……我有属于自己的葡萄园。”两处经文用了信徒们所熟知的喻体：葡萄园。这让我们立刻联想相关的经文，如（《以赛亚书》5:1）：“我所爱的，他的葡萄园之歌。我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沃的山岗上。”，又有（《马太福音》20:1）：“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作工。”有意思的是，宗教改革时期的路德，曾被对他恨之入骨的人称为“葡萄园里的野猪”。

因此，路德认为正确的阐释是这样的：《雅歌》中的新郎或良人指的是上帝。比如，“王领我进入他的内室”（1:4），“我的良人好像一袋没药，在我胸怀中”（1:14），“我的良人从门缝里伸进他的手”（5:4），凡此种种。同时，新娘或佳偶指的则是所罗门国中的百姓或子民。比如，“我的佳偶，你真美丽”（1:15），“我的佳偶，赶快起来……与我同去”（2:10），“我的新娘，你的乳房何其美”（4:10），

“尊贵的女子啊，你的脚步在鞋中何等秀美”（7:1），凡此种种。“良人”和“佳偶或新娘”彼此交替地对唱，而所罗门则借此表达出他眼中的百姓和上帝之间真实、美好的联系，以及他自己作为百姓的君王想要因此而发出的、对上帝的赞美和感激。比如，百姓说“他亲吻我，用他亲吻的口”（1:2），这是在说，“上帝用祂的话语使他的子民得享尊荣”，“祂以全然的祝福和爱恋赐予它尊荣”。百姓说“我虽然黑，却是秀美”（1:5），这是在说，“虽然我是由上帝所建立的国家，以上帝的道为妆饰，然而，看起来我却像是最为不幸的……虽然外表上我遭受着百般苦楚，然而因为圣道和信心的缘故，我却仍旧是可喜爱的。”良人说（2:10）：“我的佳偶，赶快起来……与我同去。”这是在说，“当新娘举步维艰然而却坚忍在信心之中时，新郎用这些话回答祂的新娘，希望她可以牢牢地持守着确然的信心，相信即便在自己看起来已经被上帝抛弃的那一刻，仍然是被她的上帝所爱的人。”又有（4:1）：“我的佳偶，你真美丽！”这是在说：“新郎做出了回应……在你确然的结论中，就是你已蒙你的上帝喜悦这件事上，你是何等的圣洁啊！”结论是，路德说：“在这一设置下，他歌颂着上帝何等爱他的子民，祂慷慨淋漓、上尖下流地赐下的礼物是何等丰富，最后，祂又是在何等的美善和怜悯之中拥抱、珍爱这同一群子民，以至于从未有过任何新郎曾如此拥抱或珍视他的新娘。”而这一主题，显然可以让任何一个信徒联想到他的家庭、他的教会、他的国家，在每一个类似的处境中，发出同样的呼求，寻求同样的保护，拥有同样的确信。

《论大卫的遗言》让我们找回了熟悉的那位路德。当我们疑惑到，《撒母耳记下》23:1-7 这短短的几节经文，如何需要用八九十页的篇幅加以阐释的时候，路德确实再次为他的读者们带来了惊喜。看起来，这源于路德对犹太人所阐释的《圣经》以及对追随这些阐释的糊涂蛋们感到的厌烦。在路德看来，新约《圣经》帮助今天的信徒明白了很多旧约《圣经》当中遮盖着一层面纱似的启示，“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歌罗西书》1:26）。正因为如此，我们不但可以撇弃犹太人们错误的、带着极大缺失的解读，更可以依据新约《圣经》的启迪，去探索并发现旧约《圣经》中许多不易觉察的真理。路德举例说，倘若使徒约翰记载了耶稣说：“如果你们信摩西，也会信我，因为他写过关于我的事。”那我们就可以在摩西的书中，找到相应的、指着耶稣的启示。因此，路德带领着他的读者，在旧约《圣经》中，在创造的记载中，在亚伯

拉罕的故事中，在西乃山上，在大卫的遗言中，寻找着同一位弥赛亚，就是约翰指着说，“太初有道……道成了肉身”的那位耶稣。

同样，路德认为，倘若新约《圣经》的信徒们相信三位一体的上帝，那么旧约时期的信徒们一定也相信着同一位上帝；倘若新约《圣经》的信徒们相信着神人二性的耶稣，那么旧约时期的信徒们一定也相信着同一位神人二性的弥赛亚，那么旧约经文中就一定会找到这方面的线索和清晰的启示。这是一次深刻体验“唯独圣经”似的探险，一次发现之旅。带着这样的期待，路德带领着读者们，找到了《创世记》4中，同样相信神人二性的夏娃，因为从希伯来语最朴素的语法上可以得出结论，夏娃说得并不是“我从耶和华得了一个男的”，而是“我得了个男的，我得了耶和华。”夏娃在信心中盼望的救主，正是那上帝所应许的女人的后裔，真正的人，和耶和华，独一的上帝自己。

在这样的前提下，路德用严谨的措辞、丰富的引用和充分的表述，论证了为什么在“大卫的遗言”中，大卫清晰地、和今天的信徒毫无差异地相信着同一位三位一体的上帝，并且，三个位格不可混淆，同一神性不可分割。并且大卫的那位子孙，正是圣子的位格，他同时是完全的人，同时是完全的上帝，他要坐在上帝永远的国中作王，直到永远。同样，两个属性不能混淆，也不存在两个圣子的位格，圣子的位格不可分割。在这个基础上，路德进一步解释说：“上帝在神性之外所展现的诸般工作必然不可分割，就是说，在诸般工作方面，人们必不可将诸位格分别开来，并赋予每个位格不同的外在工作；相反，人们必须在神性之内区分位格，但在神性之外，将每项工作都毫无分别地归于所有三个位格。”就是说，天父参与了创造，圣子也参与了创造，圣灵也参与了创造，却只有一位造物主上帝。然而，《圣经》也藉着不同的受造之物让我们了解到，三个位格内部是彼此不同的。因此只有天父在耶稣受洗的时候说话，只有圣子被钉在十字架上，只有圣灵在五旬节向耶路撒冷的信徒们以火焰的形式显现。同样，不仅马利亚的儿子死在了十字架上，上帝也死在了十字架上，却只有一位圣子死在了十字架上。路德在此处说道：“因着亚伯拉罕的后代，大卫的子孙，女子马利亚的种嗣，我们拥有了罪得赦免，罪恶得以洗净，从罪中被赎买出来，脱离了死亡和所有其他邪恶力量的辖制；因为神正是使祂“成为我们的智慧，成为公义、圣洁、救赎”（《哥林多前书》1:30），成为我们的祝福，我们的安慰，我们的生命，以及我们

在永恒之中的喜乐。”

在《论大卫的遗言》中，路德不仅带领读者们经历了一场“经文的头脑风暴”，他也希望这样的释经原则可以为更多的信徒带来启发，使更多人可以带着同样的确信，去旧约《圣经》中寻找那些被深埋在肤浅的理解和一扫而过的阅读中的宝贵的启示，寻找还蒙着面纱的耶稣基督。用路德的话说，因此将旧约《圣经》从犹太人的手中夺回来。

翻译这三部作品本身是一次学习和收获的经历，作为路德宗的牧者，这也是译者莫大的荣幸。惟一的遗憾是，因为资源和能力的局限，我们只能从英译本转译并间接地感受路德带来的这份出于圣道和信心的礼物。就像路德说的，他盼望他的这些释经、讲义或论文，可以成为一个开始，成为后来更智慧的敬虔之人加以扩展和发挥的基础，那就再好不过了；我们也说，盼望这样的汉译本可以抛砖引玉，成为人们深入了解路德价值的开始，成为人们回归源头，发掘这些宝贵教导的起点，以至于有人可以完善并丰富路德的著作，祝福更多的信徒和读者。

SOLI DEO GLORIA!

张崇峰

2024 年 4 月 北京春晓园